

真实存在的人与专食记忆的概念鲨鱼的殊死搏杀

全球首部概念生物惊悚小说

《时间旅行者的妻子》作者尼芬格倾力推荐

——[英] 史蒂文·霍尔 著 查玮 译——

噬忆狂鲨

THE RAW SHARK TEXTS
Steven Hall

噬忆狂鲨

THE RAW SHARK TEXTS
Steven Hall

[英] 史蒂文·霍尔◎著 查玮◎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Copyright ©Steven Hall, 2007

Copyright licens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.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版贸核渝字 (2007) 第 8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噬忆狂鲨/[英] 豪尔 (Hall, S.) 著; 查玮 译. -重庆:

重庆出版社, 2009.10

书名原文: The Raw Shark Texts

ISBN 978-7-229-01276-2

I. ①噬… II. ①豪…②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
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8010 号

噬忆狂鲨

SHI YI KUANG SHA

[英] 史蒂文·豪尔 著

查玮 译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廖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 陈建军

特约编辑: 肖 瑶

封面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sales@alpha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19 字数: 260千

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第一部分

关于赫尔波特·阿什，一个南方铁路工程师，
有限的、正在消褪的记忆，
仍然在阿多格市的旅馆里，
在怒放的忍冬花丛中，
在镜子的幻象深处，
徘徊不去。

——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

记忆成灰

我失去了知觉，呼吸也停止了。

不知道这样过了多久，平时保障我的身体正常运行的某种系统，一定是觉察到这种静悄悄的情况不对劲，于是在恐慌之下作出了反应。就像司机在自动驾驶仪失效时，会切换到紧急情况下的手动驾驶一样。

我就这样苏醒过来，开始了我的第二次生命。

我贪婪地睁大眼睛，肩膀和脖子一起向后用力，把身体舒展开，同时，猛吸了一大口气。登时，觉着大股干燥的氧气夹杂着地板上的灰尘，呼啸着冲进喉咙，我剧烈地咳嗽起来。我呛住了，可是又想把吸进去的灰尘吐出来。这一折腾倒叫我咳得更厉害，简直上气不接下气了。两行鼻涕夺路而下，眼泪热乎乎地流到了脸颊上，视线也不由得模糊了。

这一阵让人无法呼吸的剧烈干咳过后，我头晕目眩，地板仿佛在我身下倾斜了。我用双手紧紧捂住因为咳出口水而潮乎乎的嘴巴，试图只透过指缝喘气，好控制自己的呼吸，让它稳定下来——

慢慢地，慢慢地，我眼前的世界终于开始重现。最初，它混合了让人难受的绿色和叫人犯晕的紫色；也许过了一分钟吧，这世界终于恢复了平衡，尽管还有点晃晃悠悠的错觉。

我把潮湿的手在裤子上蹭干，忍不住又干咳了一阵，方才腾出手擦掉眼泪。

行了。好好呼吸，我们挺过来了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。

我没有顿悟，也没有震惊。在喘气咳嗽的当口，我根本无暇顾及这个念头。即使是现在，我的身体基本恢复了正常，脑子也清醒过来时，这个念头也没让我恐慌或者害怕。在那些身体上的不适过后，这个念头退居次位，就像是角落里某件不起眼的小东西。此刻，对我来说最重要——比其

他任何事情重要一千倍——的是空气，是呼吸。如果能大口大口地呼吸，那就太爽了。这一事实如此美妙，让我如在天堂，如闻天籁——我能呼吸了，那就是说，我还活着。我用前额抵住被口水弄得湿乎乎的地毯，想象着自己正身处南美大平原，在绵延不绝的蓝色天空下呼吸，然后，体内不禁划过一阵战栗。

我从一数到十，然后从地板上抬起头来。先用胳膊肘支撑起身子，感觉还行；又加上膝盖，跪坐起来。于是，我发现自己正跪在一间卧室的双人床边，这卧室塞满了一般家庭里的那些寻常物件。角落里有一个衣柜，床边有一张桌子，桌上放满了来自不同年代的玻璃杯。还有一只闹钟，红色的数字，现在是下午四点三十四分。五斗柜上搁着各种空气芳香剂的瓶子，还有一瓶复合维生素，一卷用剩下的卫生纸，皱巴巴的，好像人洗过澡后起了皱纹的手指头。这一切都是卧室里再正常不过的东西，可是，我一件也认不出来。在我看来，它们并不陌生，也谈不上熟悉。一切都在那儿；每件东西都不起眼，却又让我感觉怪怪的。也许，是我摔跤了？我失足绊倒在卧室的地上，别的东西都没碰着，只是撞坏了自家的脑袋？我摸摸头，想确定一下，却毫无发现。

我小心翼翼地站起身，但这个直立的姿势，对我回忆往事丝毫没有帮助。正在此时，一阵强烈的不安突然袭上心头，苏醒以来，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。

还是什么也想不起来。我一件家具也认不出。

一种深深的恐惧刺入骨髓，只有当你意识到情况非常糟糕时，才会产生的那种恐惧——比如在危险的丛林中迷失方向，或是犯了什么后果严重的错误——想到这里，我脖子后面直冒凉气，就好像看到了吸血鬼德古拉伯爵^①似的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。

就这么简单。

就这么令人恐惧。

我咬紧牙关以便集中注意力，然后原地转过身，缓缓地打量了一遍卧室。我的目光落在每件普通的物品上，试图找出线索，可徒劳无功，

^① 吸血鬼德古拉伯爵：历史上真有其人，他的全名是弗拉德·泽别斯·德古拉，绰号恶龙之子，他曾打败来自奥图曼帝国的入侵者，解救了自己的国家罗马尼亚，成为民族英雄。但他是嗜血的暴君，为了震慑敌人而把上千万的俘虏用尖木桩戳死。400年后，英国作家斯托克以其为原型写成吸血鬼小说《惊情四百年》，他才得以闻名天下，并随着小说被一再改编、搬上银幕、舞台、电视而成为吸血鬼的代名词。

我什么也想不起来。于是，我又在心里重复了一遍同样的过程——紧闭双眼，只在脑海中苦苦搜寻，希望穿过黑暗找到蛛丝马迹，结果，大脑还是一片混乱。真相仿佛迷失在密密的蜘蛛网中，躲在重重的阴影背后，我一无所获。

我走到卧室的窗户旁，打量着外面的世界。窗外，是一条长长的街道，街道两边是一排排房屋。有整齐的街灯，也有看起来不那么整齐的电线杆。我听到远处某条热闹的马路上传来嘈杂的声音——小汽车的引擎嗡嗡作响，大卡车轰隆隆驶过，间或有低沉的碰撞声，也许在装卸货物。可是——尽管我把鼻子都贴上了窗玻璃，四下打量——街上居然没有一个人。阴天，灰暗。让人心里也很沉闷。突然，我有一种冲动，想冲出这间屋子，跑到街上大声呼救，能跑多远就跑多远，这样就有人能看到我，兴许还能认出我。他们会为我找个医生，或者找到某个能让我的生活恢复原状的人，就像钟表匠把一块坏掉的手表的零件重新排列就位那样。然而，一股跟眼下的冲动同样强烈的畏惧感挡住了我，我害怕，就算我这么心血来潮地跑出去，大声呼救，也不会有人看见我，帮助我。我生怕跑到这条街道尽头，却发现还是空荡荡的无人世界。那些汽车发出的声音也许并不存在，它们兴许只是来自一台老式录音机，而录音机就在一个废弃的、堆满垃圾的角落里。

不行！千万别这么想，这么想于事无补。我用手掌使劲揉揉眼睛，力图赶走这没来由的恐慌，清醒一下头脑。放下手时，碰到了我口袋里的钱包。我在钱包里翻找，发现了现金、收据、公交车票和一本空的集邮册，然后，还有一本驾驶执照！

我死死盯着驾照上的照片和人名。

衣柜镜子里，那个人正仔细地用手指抚摸自己瘦削的脸颊，然后是鼻子、嘴巴，还有脏乎乎的褐色短发。他看起来有二十八九岁，面容疲惫、苍白，还透出一股子病态。他正皱眉看着我。我力图从他皱起来的眉头中，读出隐藏着的那段历史——什么样的人才会像他那样紧锁眉头？什么样的生活经历才会在一个人的额头上印下如此深的皱纹？——但是，我一点线索也没解读出来。镜子里是个陌生人，他的面部表情也是用一种我完全看不懂的语言书写而成。我们向对方伸出手去，彼此的指尖相碰了。我的手指温暖，还泛着点油光；他的手指却冰凉而光滑，只是镜面的反光。我缩回手来，对着镜子里的那个人影，叫着他的名字，他也同样念着那个名字，不过是无声的，只看得见嘴唇在翕动。

埃立克·桑德森。

埃立克·桑德森。当我听见自己说出这个名字时，它听来坚定、真实，

而且正常。可我明白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它就像一件被遗弃的东西，是记忆留下的灰烬。

“我想你一定有很多疑问，埃立克。”

我点头。

“是的。”是的？我明明什么也说不出。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除了害怕和一片空白的记忆，笼罩我的，还有极度的尴尬，对现状的无能为力。我不明白，自己怎么会蠢到陷入这样的困境。我怎么会坐在这儿，让这个陌生人帮助我回忆生活中的事实？这就好像一次大采购后，袋子破了，所有的东西都滚出来，散落在拥挤的人行道上。我手忙脚乱地在后面追赶，弯腰拣东西，撞上别人，被绊倒在地，不断说着：抱歉，能不能请你让一让……对不起。

这时，距离我在卧室地板上睁开眼睛，已经有一个小时又五分钟了。

“没错，”医生说，“我认为，这对你来说的确不容易，这是一种令人感到非常不安的情况。你做得很不错，但还应该试着更放松些。”

这是一间墙壁呈浅绿色的会客厅，我们坐在藤椅上，一张摆放了茶杯的小巧玻璃茶几位于我们的椅子之间，一只棕色的小狗躺在门边的盆栽绿色植物旁。所有这些都令人感到很放松，很慵懒。

“你想来片小饼干吗？”这位面庞宽大的女医生一边问，一边自己弯腰去拿那碟子里的巧克力消化饼^①。

“我不要，谢谢。”

她点点头，自己拿了两片饼干，特意把有巧克力的那一面朝外，合二为一，放在茶杯里蘸了蘸，并时不时地抬起眼皮打量我。

“你现在感觉很糟，我知道。”

兰道医生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场电子风暴，或者什么复杂的反应堆之类的东西，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。这位女士是个矛盾体，她花白的卷发与身上那件宽大俗气的衬衫很不相称；这衬衫反过来，又让她穿的格子呢裙显得不大协调。可是一对炯炯有神的银灰色眼睛，就藏在她已经松弛的眼袋后面。她能令你感到空气凝重起来，几乎具有某种放射性。你能预料到，后面她要发表的高论。

她吃完饼干时，我把头扭向了另一边。

因为我不知该怎么开始谈话，她看起来似乎也很想打破这种尴尬的沉

① 巧克力消化饼：一种易消化的巧克力饼干，热量高。

默。“那么，我们应该一起找出要点，然后从那儿开始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好吧。”她使劲拍拍手。“我认为，你现在的症状属于失忆，是由我们所说的人格分裂障碍^①引起的。”

当你想问的东西太多时，常常意味着你什么也问不出来——无论从哪儿开始，都会显得荒唐可笑。我觉得事情已经够荒唐的了；而且我毫无头绪，心怀惭愧。所以我只是木呆呆地坐着。

“哦，分裂障碍，”我说，“我知道了。”

“是的。这就是说，你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，也可以说，从生理意义上看，根本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”

在提出这个说法的同时，她其实是在强调另一方面，一件她没有说出来的事情。这让我想起了彼特·库克^②的那句台词：我对你的右腿完全没有意见。麻烦在于——你也没有。

“你是想说，我的精神有问题吗？”

兰道竖起食指。“你受伤了。每天，人们都在遭受各种各样的伤害。只不过，你受的伤害碰巧是一种……非身体创伤。”

她没说出口的那个单词应该是精神。事实上，她在引导我这么想。

“哦。”我说。

“好消息是，你没有患上那种会对大脑造成永久伤害的疾病。你的身体没有问题，也就是说，你有很大的可能会完全康复。”

“你是说，我现在的失忆只是暂时的？”

自从我在地毯上睁开眼睛以来，什么也不知道的那段时间就像心头的一块坚冰。可现在，它似乎出现了融化的迹象。一种温暖的感觉自心里传来。

“我相信这点，”兰道医生冲我笑了一下，但笑意不浓。这也止住了我刚才的那丝轻松感。

“但是？”

“但是我恐怕，你的康复时间可能会久一些。”

“要多久？”

她举起手，做了一个刹车的手势。“我想，我们不应该操之过急。我会

① 人格分裂障碍：人格分裂障碍往往指自我意识障碍，人格分裂障碍表现为在同一个人身上，同时存在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人格状态，而且每种人格状态交替地、完全地控制该人的全部思想和行动。

② 彼特库克（1937—1995）：英国著名喜剧演员。

尽可能诚实地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，但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，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你必须了解。我认为，一开始你就知道这些事情，是最好的解决方式。”

我什么也没有说。我只是坐在那儿，将被汗浸湿的冰冷的双手紧紧握着，放在腿上，等着将要听到的关于自己的生活的介绍。

“你曾经发生过一场意外，埃立克。我很抱歉，但必须告诉你，你的女朋友在这次意外事故中不幸身亡。”

我只是坐着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“地点在希腊，是在海上发生的意外。”

还是一片空白。

“这让你想起什么了吗？”

什么也没有。

“没有。”

所有这一切，让我突然感到非常难受。我觉得自己愚蠢，缺乏人性，而且恶心。我用手指揉了揉鼻子两侧。我抬起头，看向旁边。我抛出了两个热辣辣的问题，是从成百上千个问题里不假思索地随便抓出来的。“我女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她从事什么职业？”

“她叫科莉·埃米。遇难前她正在接受律师培训。”

“这意外是我造成的吗？我是说——有没有什么我本来应该做，却没有做的事情导致了这次事故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纯粹是意外。我认为没有人能阻止它的发生。”

“那么，有其他的安排吗？有什么需要我现在去做的吗？”我在这么问的时候，才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。“通知她的家庭成员？准备葬礼？谁在负责这些事情？”

兰道医生沉甸甸的眼睛从茶杯后面向我飘过来。“科莉的葬礼已经举行过了。你亲自为她守了灵。”

我静静地坐着。

“为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？”

“我们会谈到这一点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嗯，那得看你现在是不是想谈这个话题？”

“我问的是，我什么时候为科莉举行了葬礼？”

“科莉早在三年前就过世了，埃立克。”

所有那些刚刚积累起来，被我紧紧抓住，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我生活中的事实，仿佛突然间断裂开来，土崩瓦解，我感到自己的心又沉了下去。

“我像这样什么都不记得的状态已经有三年了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”兰道医生向前俯过身来，用长了几块白斑的胳膊支撑着穿了格子呢裙的膝盖，说道，“你现在的情况，我恐怕，非常特殊。”

离开那间卧室后，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小小的楼梯平台上。我看见一扇门，但被锁了，于是便走下楼去。

这段陈旧的楼梯通向一条狭窄的走廊，走廊尽头是一扇门。在门边是一张有衣帽架功能的桌子，桌上有一个蓝色大信封，竖放着，面对楼梯，所以我不可能忽视它。信封的正面写着几个硕大的黑体字：**这是写给你的**。下面还写着：**现在就打开**。

当我走近时，看见这个信封只是桌面上一堆东西里最显眼的而已。信封的左边还有一个电话。一个即时贴纸条，粘在电话按键上，还有一个圆珠笔画的箭头指着电话听筒，写着：**快速拨号 1——拨打我**。在信封右边，是几把钥匙；再往右，是一张宝丽来照片^①，上面有一辆黄色吉普车；车子往右，是另一张即时贴，上面写着：**开我**。一件棕色的皮夹克悬挂在旁边的衣钩上。

我打开信封，发现了两张纸——包括一张打印出来的信，还有一张手绘地图。纸上写道：

埃立克：

按部就班，保持冷静。

如果你正在读这封信，就说明我已经不在了。你赶快拿起电话，拨打那个紧急号码按键 1。告诉接电话的女士，你是埃立克·桑德森。这位女士是兰道医生。她会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你马上就能见到她了。拿上钥匙，开着那辆黄色的吉普去兰道医生那儿。如果你无法找到，信封里还有一张地图——她那儿不远，而且很容易找到。

兰道医生将回答你所有的问题。这件事非常重要，你得马上就去找她。不要犹豫不决。不要东想西想。

房子的钥匙在楼梯底部的扶手上挂着，走的时候别忘了带上。

心怀悔恨 寄望将来
曾经的埃立克·桑德森

① 宝丽来照片：一种能一次成像的照像机和胶卷的商标。

我把这封信通读了好几遍。曾经的埃立克·桑德森。这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

我把皮夹克从衣钩上取下来，又拿起地图。房间的钥匙确实挂在信里提到的地方。我拨通了电话。

“你好，这是兰道医生的诊所。”一个声音说道。

“兰道医生吗？”我把车钥匙塞进夹克口袋，“我是埃立克·桑德森。”

兰道医生沏好茶，又拿来饼干和一盒面巾纸，重新开始了和我的对话。盆栽植物旁边的那只棕色小狗，抬起头来，睡眼蒙眬地耸耸鼻子，然后又闭上眼打盹去了。

“分裂障碍，”兰道医生慢腾腾地向后坐进她的柳条椅中，椅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，“相当罕见。他们往往与患者曾受过的严重心理创伤有关，它会主动屏蔽那些对患者过于痛苦的记忆。这也可以理解为，就好像给大脑配置的一个电路短路开关。”

“可是我并不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，”我说，又一次在脑海当中摸索着，“只是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是说，我没发现自己对那个叫科莉的女孩有什么感觉。我甚至都不——”我摊开手掌，做了个无奈的姿势。

兰道医生硕大的身体在藤椅里挪动了一下位置，然后伸出肉乎乎的手，拿出一张纸巾，拍了拍我的膝盖。

“最开始的几个小时对你来说总是最难熬的，埃立克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好吧，正如我说过的，我不想用独一无二这个词去描述你的情况，但这确实很不寻常，跟过去几次——”

“我像现在这样大脑一片空白地苏醒过来，到底有多少次，医生？”

在回答这个问题时，她倒是毫不犹豫。

“这是你的第十一次复发。”她说。

“大多数情况下，分裂障碍的发生和治疗都相当迅速。一般说来，起因是某个特定事件，某种带来伤害的意外事件会导致这种情况，可这个起因本身却被遗忘了。有时候，这种记忆丧失可以，”兰道医生用手虚画了一个圆圈，“覆盖更广的范围，但发生概率不高。哪怕只是一次复发也非常，非常罕见。”

“那么十一次复发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了。”

“没错。这种事情从来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，埃立克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不得不告诉你——”她犹豫着想找到合适的字眼，可最后还是放弃了。

“我明白。”我说，把手里的那张纸巾揉来揉去。

兰道看上去在思考什么。她在思考问题时，沉重感消失了一会儿。可当她的眼光再次投向我时，前额打上了结。

“你还没有任何想要离家出走的冲动吧？有吗？”

“离家出走？”我说，“去哪儿？”

“任何地方。有一种我们叫作‘神游症’^①的非常罕见的情况——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那可以说是一种‘飞离’。遭受这种症状折磨的人们通常会这么做：他们从现实中飞走，逃离。离开他们原来的生活，放弃原先的身份，丢掉一切。”她做了个一切烟消云散的手势。“他们就这么走了。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，必须先确定，你没有任何这样的念头？”

“我确定，”我说，试图弄懂这个念头，“不想。我完全不想去任何地方。”

“很好。你能不能说出一句出自电影《卡萨布兰卡》的台词？”

“再说一次好吗？”

“说一句出自电影《卡萨布兰卡》的台词。”

我感觉自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可我还是照做了。

“尽管世界上多的是提供杜松子酒的酒吧，可她依然会走进我开的这间。”

“好的，”兰道点了点头。“这句话是谁说的？”

“鲍嘉^②。或者，立克^③。你问演员本人的名字还是男主角的名字？”

“这无关紧要。你的头脑里出现了他说这句话时的样子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部电影是彩色片还是黑白片？”

“是黑白的。说这句话时，他正拿着一杯酒坐在——”

“你最后一次看《卡萨布兰卡》是什么时候？”

① 神游症：神游者在发病时完全过着另一种角色的生活，历时较长，短则几天，长的可达数年。神游与遗忘症也有区别，主要是神游症发作时，患者的人格彻底改变了，而遗忘症患者的人格却没有改变，只是将做过的事忘记了而已。神游症与多重人格的区分是，多重人格患者的人格变来变去但生活地点不变，神游症患者则是出游外地。出游时人格保持相对稳定，一旦从神游状态中清醒过来，则完全恢复原来的人格。本例中埃立克的身上却综合出现了几种症状，故引起了兰道的研究兴趣。

② 鲍嘉：主演经典电影《北非谍影》的男演员，全名是汉弗莱·鲍嘉。

③ 立克：电影《北非谍影》中男主角的名字。有趣的是，它与本书主人公的名字埃立克只有一字之差。

我的嘴张开了，答案几乎就要从我的喉咙里跑出来了。但我没能说出时间。

“你明白了？选择丢掉记忆的，是你自己。我恐怕这是典型的神游症状。”兰道思索了一会儿，“事实上，我不愿意用一个所谓的最终诊断来控制它。你的情况实在特殊。比方说，你的失忆症^①在这次事故的前一天晚上还没有开始。在此之前大约整整一年，你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。”

“这有什么不对劲的吗？”

兰道医生扬起眉毛。

“只是问问而已。”

“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你的失忆只和某个特定的晚上有关——在希腊发生意外的那个晚上。你接受了三个月的健忘症治疗，甚至也取得了一些进步，可就在那时，你遭遇了第一次失忆复发。”

“这意味着什么？”

“你突然失去了更多的记忆。”她停顿了一小会儿，让我的思维能够跟上她所讲的内容。“所有你在希腊度假的记忆都变得支离破碎，而你生活中其他部分的记忆也出现了漏洞，有些记忆漏洞是完全没有联系的。”

小洞。丢失的点点滴滴。被小虫子啃咬得到处都是洞。

“这些小洞越来越大了吗？”

“恐怕是这么回事。每一次你复发后，都只记得更少的东西了。”

我仿佛感觉到自己内部的空无，深入骨髓，深入内心。

“现在我什么记忆都没有了。”

“我知道现在提醒你不是时候，埃立克，但是，你必须注意到这一事实，你的记忆并没有真正丧失。你正在遭受的困扰——无论你的病情有多奇特——纯粹是心理障碍。这是一种对记忆的压制，而不是真正的损伤。所有的记忆都还在你大脑中的某个地方，无论你把它藏在哪儿，它都会以某种方式再度出现。问题的要点在于，想出是什么引爆了这种不断的失忆症复发，然后才能找到拆除炸弹的办法。”

我茫然地点点头。

“我想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吧，”兰道说，“对你来说，这一次来访已经够你消化好半天的了，不是吗？也许你现在该回家了，试着休息好。明晚我们再见面如何？”

① 失忆症：因受脑外伤而突然失去知觉，患者神志恢复后，常不能回忆起受伤前后的经过，也回忆不起苏醒前他正在做什么、在什么地方等，但谈话、书写及计算力保持良好。无神经系统其他异常。发作可持续1~24小时。一般认为是大脑某些动脉缺血累及有关组织所致。

“好的。当然。”很痛，我的眼睛很痛。我开始从柳条扶手椅上直起身来。

“哦，等等。在你走之前，还有一点事情要交待。”

我停下来。

“好的。”我再次说，不厌其烦。

“过去，你曾经给自己写过很多信，供你自己在每次复发之后阅读。我请你一定——这点很重要——在任何情况下，都不要写那样的信或者读那些信。这对于稳定病情非常不利，甚至有可能导致另外一次——”

我脸上的表情一定出卖了我。她的话没说完便停下来，观察着我的反应。

“难道你已经收到自己写的信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这完全是条件反射下的回答，反正事情已经够复杂的了，无论再做什么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这么说能算是撒谎吗？我平息了一下心跳，决定随后再考虑这个问题。“好吧，是这么回事，”我说，“前门边上确实有张纸条告诉我应该给你打电话，还有怎么来这儿，别的没什么了。”

半真半假。或者说，不到一半是真的。对不起，我出卖你了，曾经的埃立克·桑德森。

“当然，”她说，“你应该留下这样的字条以备后用。但是，请别读其他的——如果你碰见别的东西，直接把它们带过来，交给我就好。千万不要自己读。我知道，让你这么做很难，但我的确是为了帮助你，这真的非常、非常重要。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了，”我说，“我会照做，没问题。”

2

厨房考古学及其发现

无边的黑色，笼罩着深达数千英尺的幽暗海底，那是久远记忆和本能意

识的隐藏之处，古老的神灵和原始的呼唤，如巨大的隐形幽灵飘浮于此，某种生物游弋其中。

沉淀了一百万年的海洋上的残骸，始终起伏回旋在它留下的古老航迹里。

s

H

u

c

o

he

it

m

p

lo

o

a

r

Aust

habilis

我在一阵恐慌之中猛醒过来，脑海里翻腾了一会儿后，我发现自己还能记住昨天发生的事情。卧室的地毯，兰道医生，她的柳条椅，我的黄色吉普车，还有那栋房子。虽然只是一个晚上的记忆，但足以让我知道，失忆没有再度降临，我还是昨晚的那个埃立克·桑德森。我正躺在沙发上。从兰道医生那儿一回来，我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，电视还开着，所有这些彩色的、兴高采烈的、轻松愉快的画面在过了这么长时间以后，丝毫未变。我坐起来，揉了揉眼睛。一位早间节目的电视主持人，梳着精心设计的发型，正在采访一位美国的电视连续剧演员，他刚刚在一部新出的动画电影中为一只狮子配过音。我不禁想知道，如果把电视机就这么留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，不断播放这类节目，它能挺多久。不过令我恼火的是，我自己也知道，这答案很可能是永远。

这不是我的房间。虽然我身处其中，也尽量让自己自在得好像回到了家，但还是有种很不对劲的感觉。我感到自己仿佛是个夜间入室行窃的盗贼，因为疲倦不堪而停止偷窃，打了个盹儿，结果醒来之后却发现天已经亮